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仗官取差 張類村呢私調謔

卻說及至次日，盛希僑、王隆吉是昨日訂明的陪賓，自是早到。夏鼎原不曾去，是不用說的。錢萬里、淡如菊亦至。周家小舅爺繼至。這程、蘇二公及孔纘經，自向碧草軒來。王象蓋看座奉茶，極其慇懃，心中有許多說不盡的話，爭乃限於廝役，只得把舌頭寄在眼珠上，以目寫心。程公有舊日與王象蓋說的話，此中自有默照，不用再申。王象蓋只說：「張大爺與張少爺俱來到，在小南院哩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你去請去。」王象蓋怎肯怠慢。少焉張類村到，程嵩淑拱道：「適從桃葉渡頭至？」張類村也笑道：「恰自杏花村裡來。」程嵩淑道：「老類哥年紀大了，萬不可時時的『沾衣欲濕杏花雨』。」張類村又回道：「一之為甚，怎敢『重重疊疊上瑤台』。」這滿屋笑了一個大哄堂。蘇霖臣道：「老類哥，你怎的這個會聯句。偏偏請你做屏文，你就謙虛起來，只說是八股學問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我一向原沒學問，只因兩個房下動了曲直之味，我調劑鹽梅，變理陰陽，平白添了許多大學問。若主司出下《或乞醢焉》題目，我雖老了，定然要中榜首。」程公呵呵大笑道：「此題要緊是截下，若犯了『乞鄰』兩個字，就使不得了。」正笑間張正心已到門前，行了晚輩之禮。諸公只得把老友的詼諧擱起。

少頃，譚紹聞來請看戲，那眾人起身前往。到後門，紹聞請從內邊過去，近些。蘇霖臣道：「怕不便宜。」紹聞道：「家中原有請的內容，已令他們都把門閉了，過去無妨。」原來所請的堂眷，有另帖再請的，有拿賀禮物件自來的，一個也不少。並東鄰芹姐歸寧，也請來看戲。

眾客到了樓院，各門俱閉。張類村站住道：「該請出尊堂，見個壽禮。」紹聞恭身道：「不敢當老伯們為禮，況且內邊也著實不便宜，請看戲罷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前邊戲已開了，家中必忙，不如看戲為妙。」眾人到了屏後，德喜掀了堂簾，俱出來到客廳。戲已唱了半出，大家通揖散坐，擎茶看戲上扮演。

原來盛公子點的，俱是散出，不過是文則麟玉璀璨，武則青鏡鮮明；妝女的呈嬌獻媚，令人消魂；耍丑的掉舌鼓唇，令人捧腹。日色傍午，煞住鑼鼓。眾客各尋退步，到賬房院解手散話。

遲了一個時辰，廝役們列了桌面，排定座椅，擺上肴碟。

戲上動了細吹。紹聞敦請尊客到位奉杯，那個肯受，只得行了簡便之禮。遵命讓座，彼此各謙遜了半晌，少不得怕晚了戲上關目，團團作了一個告罪的揖，只聽得說：「亂坐，亂坐，有僭了。」上設三席，中間一席正放，張類村道：「斜著些好坐。」紹聞上前婉聲說道：「怕遮住後邊小女娃們看戲。老伯齒德俱尊，何妨端臨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慚愧，慚愧。」於是坐了首座。程嵩淑次座。東邊打橫是周無咎，西邊打橫是王隆吉。東邊一席，首座是蘇霖臣，次座是孔纘經，打橫是張正心、夏鼎。西邊一席，首座是淡如菊，次座是錢萬里，打橫是盛希僑，紹聞占了主位。其餘眾客，俱在兩列席坐定。

德喜兒一班廝役，早換去冷酒，注上暖醇。紹聞站起，恭身同讓。這戲上早已參罷席，跳了「指日」，各尊客打了紅封。

全不用那穿客場哩拿著戲本沿席求點，早是盛公子排定的《長生殿》關目上來。

不言眾客擎杯看戲，內中單表這淡如菊，心中老大不快活，喟然默念道：「我們在各州府縣，休說那刺史、令長，就是二千石官兒見了我們，不稱先生，不敢開口說話；不讓我們坐上席，還怕我們吃不飽。那曾罕見這幾個毛秀才兒窮措大來。看他們嘴上蒼髯，那有發達之日；身上布素，曾無綢緞之袍。略說了一個隔省遠客，竟不虛讓一讓，竟都猴在上邊了。我若不說起我的身份，叫他們當面錯過，還不認的我是誰哩。」這腹中的臨帖，早臨了一部顏魚公「爭坐位」的稿兒。但話無來由，如何說呢？少時，咽了幾杯，問錢萬里道：「錢師傅，這兩日在衙門不曾？」錢萬里道：「到明日就不是我該班了，昨日尉氏秦師傅已到，明日上班替我。」淡如菊道：「汝寧府上來不曾？」錢萬里道：「他還是春天上了一回省，到如今總沒來。」

昨十五日，號簿上登了他稟帖一叩。」淡如菊道：「他那西平縣那宗事兒不小呀！」錢萬里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淡如菊道：「大著哩！西平有一宗大案，乃是強盜傷主事。西平是個青年進士初任官，且日子淺，諸事糊糊塗塗。內中強盜攀了一個良民，西平硬夾成了案。人家不依，告到府裡。府太爺前日委敝東會審，我跟的去辦。你說好不難為人，一個年輕輕的進士，咱如何肯不作養他？但他這讀書的人，多是天昏地暗的，把事弄錯，就錯到一個不可動轉地位。咱心裡又捨不的鬧掉了他這個官，想人家也是十年寒窗苦讀，九載熬油，咱再不肯一筆下去鬧壞。」

好不難為死人。」錢萬里道：「休怪我說，那西平縣是來不哩的人。六月上司來，投手本稟見，還要有話說，到官廳裡坐下。」

那門包規禮，以及內茶房、內上號分子，跟他討多少氣。全不曉的做官的銀子是『天鵝肉』，大家要分個肥；就是不吃大塊兒，也要撕一條小肉絲兒。全不管俺是他一條大門限。難說本司一個大衙門，是他家堂樓當門麼？」

他二人這一個錢師傅，那一個淡師爺，使盛希僑聽的厭極了，說道：「布政司堂樓當門，我不但常走，還住在堂樓裡邊，毫末不為出奇。你不認的我，我在娘娘廟街北哩住，我姓盛。」

大家看戲罷。」這錢萬里覺著風頭兒不順，就趁著一陣鑼鼓喧天，喇叭鏡鈸齊響，住了口看起戲來。

少焉席已上來，水陸並陳。湯飯將到之時，恰恰兩個旦腳，裊裊娜娜在毯上做戲。那盛希僑目不轉睛，眼中賞心中還想著席上喝采，好令管家放賞。爭乃一起腐迂老頭兒，全不知湊趣，早已心中不甚滿意。忽聽淡如菊道：「十年離家，全然沒見一副好箱，一顆好旦腳。」紹聞道：「這是山東接來的。」淡如菊道：「這都是敝處打下來的『退頭貨』。」只這「退頭貨」三字，盛公子肝花上直攢了一大針，心坎內就轟了一聲雷。扭頭厲聲道：「淡師爺淡老先生，眼中看罷，不用口中胡褒貶。像你這個光景，論富，你家裡沒產業；論貴，你身上沒功名。即在貴處看戲，不過隍廟中戲樓角，擠在空人空裡，雙腳踏地，一面朝天，出來個唱挑的，就是盡好；你也不過眼內發酸，喉中咽唾，羨慕羨慕就罷了。你今日且不要到席上口說長道短！」

紹聞見盛希僑出言鹵莽，急攔一句道：「盛大哥是怎的，看戲罷。」盛希僑一聲喝住戲子道：「退頭貨，進去罷，休惹人家噁心。這些話，嚇馬牌子罷，休掃我這傻公子的高興。」

這淡如菊現聽說布政司堂樓當門一句，早曉知是一個大舊家；兼且隍廟戲樓角看戲，也未免竟有些親歷其境意思。況且當場煞戲，大為無光。只是一溜煙，推小解而去。

德喜說姓淡的走了，紹聞急忙出趕。這張類村諸公，都微有失色之意。唯程嵩淑笑道：「高極！高極！叫他們還唱罷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程爺吩咐，你們還接住唱。」於是鑼鼓重響，兩旦腳依舊上場。盛希僑道：「方才非是晚生造次，實在姓淡的那話，叫人嚥不下去：一個進士官，全在他手心裡搦著。既然如此，如何只聽說賀進士，沒聽說人家賀幕賓的？即如這兩個旦腳，雖不盡好，也算罷了。只到山東、河南，便是他南方打下來的退頭貨，好不惱人。」程嵩淑道：「世兄不曉，他就是南方打下來的退頭貨。他本地方好的，不在家享福，便在外做官。惟其為退頭貨，所以在山東河南，東奔西跑。」盛公子道：「若是曉得老先生們不嗔，就早已動粗了。」看官要知，草此一回，非故為雕刻無鹽之筆，乃是有一個正論綴在後邊。古人云：「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」蓮幕中豈無顯於功名、飭於學問之士？但此亦不能恒觀。若是短於功名，欠於學問，一遇本官屬下但有生員牽入案牘者，這胸中早刻下「草野可笑，律例不通」八個字的印板。既已成竹在胸，何難借筆於手，票擬之下，便不免蘇東坡喜笑怒罵之文章矣。總緣「以准皆各其及即若」的學問與「之乎者也耳矣焉哉」的學問，是兩不相能的。所以真正有識見的人，斷不肯於公署中輕投片紙。若不自重自愛，萬一遭了嘲笑的批語，房科黏為鐵案，邑裡傳為笑柄，你也過不了登聞鼓，雪這宗虛謔奇冤。這是何苦而來？

更有一段話說。大凡世上莫不言官為主、幕為客。其實可套用李謫仙兩句雲：「夫幕友者，官長之逆旅；官長者，幕友之過客。」本是以利為朋，也難強人從一而終。所以做官人有主意的，諸事各要自持主張，不過律例算盤在他們身上取齊。

若說自己虛中善受，朋友們是駕輕就熟，倘有疏虞，只怕他們又同其利而不同其害了。

閒言已完，再敘戲場。紹聞趕不上淡如菊，急忙回來照客。

席面草率完局，首座張類村，早有離席之意。眾人看見，一齊起身。戲子住了鑼鼓。這錢萬里早向紹聞告別。王隆吉見堂眷一齊回向後樓，也不說再見姑娘。孔纘經亦言家無別人。周無咎知後邊人多，催小廝叫轎夫抬轎，要並新婦同歸。紹聞一總說了些謝不盡厚賜賜光的話，戲子吹著鼓樂，一同送出門去。

張類村道：「正心，你該去後院看車來了不曾。」張正心領了伯父之命，也跟出大街，轉向衙門口看車。紹聞送客回來，說：「老伯們俱住下看晚戲，小姪萬不肯叫走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我不能坐，這一會兒腰疼的很。不但看不成戲，且不中伺候。」紹聞道：「任老伯睡坐自便，一定住下；不然看完戲，小姪即送老伯到衙門口小南院住下。」程嵩淑笑道：「老類哥，老姪留你住下，你今晚暫唱一個『外』何如？」張類村笑道：「休說唱外，就是唱『末』，如今也成了『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』。」程嵩淑笑道：「這豈不難為了『旦復旦兮』？」張類村笑道：「明日一旦填溝壑，其如我竟不敢自外何。」蘇霖臣道：「『旦旦而伐之』，豈不怕人！」張類村道：「並不是旦，直是一個白丑，一個黑丑，就叫老生有幾分唱不成。」這一群蒼髯老友，說起閨閣謔語，不覺的一座皆笑。

少焉，德喜來說：「張少爺在後門上請張大爺坐車回去哩。張大爺還從後院過去罷。」張類村道：「老姪把果子送我一包，竟是我老來丟丑。」紹聞道：「現成。」程嵩淑道：「直把如君作細君。」張類村道：「盧仝之婢，不如之甚，不如之甚。」笑別而去。紹聞引自後院過去。

男客只有程、蘇、盛、夏侯看夜戲。這女客也有幾位住下的。乃是周家小舅奶，被王氏苦留住不放，周無咎只得仍到前廳看戲。別的是：王隆吉女人韓氏，馬九方女人姜氏，地藏庵慧照，巫守敬女人卜氏，巴庚女人宋氏。巫氏母親，原未去的。

男客五位，女客七位，準備看起夜戲。

原來程公因連月鑿校書版，有刻上的批語嫌不好，又刊去了，有添上的批語又要補刻起來。一向精神勞苦，正要借戲酒兒疏散疏散，所以同蘇霖臣留下夜酌。

唱過四五出，這巫氏與姜氏，在簾內講起戲來，笑語之聲，頗徹簾外。程公嫌自己有礙，便要蘇霖臣同走。盛希僑一連鬧了幾日夜，這精神也就強弩之末。夏鼎見眾人欲去，自己念家中無人，老婆一個伴著靈柩，或怕孤零，也要回去。於是一同要走。紹聞款留不住，送出大門，各踏月而去。

戲也住了，巫氏偏不依，叫紹聞再點三出。戲子雖不欲唱，卻聽街上正唱的熱鬧，少不的勉強從命，卻也沒心細做。這巫氏一定叫唱《尼姑》一出，調笑了新親家慧照。簾內笑成一團，方才闌奏。

這兩回書，街上送屏的花團錦簇，廳前演戲的繞樑遏云。

若論士庶之家，也就算繁華之甚、快樂之極了。我再說一句冷水澆背的話：這正是燈將滅而放橫燄，樹已倒而發強芽。只怕盛宅那一宗九十兩，只滿相公事後，送到一片子賬單，便扣除開發的所剩有限了。豈不難哉。